

布米登與阿爾及利亞

鄭明杉

一九七八年十月初，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米登（Houari Boumedienne）身患重病，羣醫搶救無效，終於同年十二月廿七日逝世。布米登於阿爾及利亞獲得獨立後的第三年，以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以革命獨裁方式，執掌國政，歷時十三年之久，對內實行所謂社會主義政策，對外反帝反殖並以不結盟相標榜。現在他已撒手西歸，讓我們來看看在他長期治理下的阿爾及利亞，究竟是怎樣的情況。

阿爾及利亞為北非回教國，公元前二世紀已是羅馬的行省，十五世紀西班牙、土耳其先後入侵，一八三〇年法國殖民勢力抵達，一九〇五年阿爾及利亞終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其後經過八年的武裝鬭爭，法國於一九六二年二月同意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實行停火；同年七月，阿爾及利亞舉行全民自決投票，結果有百分之九十一的選民贊成獨立。七月三日法國殖民勢力撤退，阿爾及利亞終告獨立自主。翌年九月，民解陣線領袖本·貝拉（Ben Bella）當選為總統，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九日，國防部長布米登上校突發動政變推翻貝拉，宣佈成立革命理事會，全權負責掌理國事。^①

布米登的出身與政變經緯

布米登於一九二九年八月間出生於 Guelma（即今日的安納納巴 Ananaba）的一個貧困家庭，兄弟姐妹共有七人；原名 mohamed Ben Brahim Boukharouba 的布米登在 Guelma 接受回教教育後，曾在康斯坦丁（Constantine）求學過一段時期，後因要求展延入伍服役被法國殖民當局所拒絕，遂避難至埃及，繼續在開羅的 Al Azhal 回教大學深造，並在開羅認識貝拉，積極展開獨立自決運動。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阿爾及利亞民解陣線與法國殖民當局正式發生衝突後，布米登毅然加入民解陣線，並在埃及接受軍事訓練，率領游擊隊駐紮在奧蘭（Oran）西部一百五十公里摩洛哥境內的 Nador，伺機偷擊法國軍隊。兩年後，布米登屢建戰功擢

註^① M. Cornevin, Histoire de l'Afrique Contemporaine, Paris, 1972, p. 388.

升爲 Wilaya V 區司令，爲民族解陣六名司令之一。一九五八年元月，布米登調任爲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邊界西區民解陣線最高司令；同年九月，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在開羅成立，布米登也獲選爲革命理事會成員，並升爲 Ghardimaou 區的參謀長，率領一支有三萬兵力的解放軍^②。

阿爾及利亞於一九六二年獨立後，布米登隨即捲入權力鬭爭漩渦，支持貝拉排斥當時臨時政府總理克達（Ber Khedda），而被臨時政府革除職務，祇得潛逃至 Wilaya VI 避難，該年九月二十日，局勢有所改變，貝拉佔盡上風，在第一屆國民制憲會議上，貝拉以百分之九十的支持票當選爲總理，任命布米登爲國防部長。布米登出長國防部，首要任務就是擴充軍事勢力，親自飛抵莫斯科尋找更多的軍援，改善軍人的待遇，出版「軍人」雙周刊作爲國防部的喉舌報，並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五萬名部隊。一九六三年九月，阿爾及利亞舉行全民投票，約有百分之九十八的選民支持通過新憲法，成立「民主人民共和國」，貝拉也由總理變爲總統。其時，貝拉本有意委任布米登爲第一副總理，可是布米登緊抓軍權不放，不願被調離國防部，兩人的權力鬭爭開始呈現白熱化。

一九六五年三月，貝拉另提名 Zbiri 為軍隊參謀長，以分散布米登的軍權，罷免布米登的兩名支持者——內政部長 Medeghri 和外交部長 Bouteflika，布米登爲了先發制人，於同年六月十九日發動政變，推翻貝拉^③。

布米登上台時，向全民闡述新政府的三項主要建國目標，其一是重建遭受戰火破壞的國家，其二徹底實行國有化政策以達到國家主權的獨立完整，其三是加速推動經濟發展^④。在布米登的十三年執政下，阿爾及利亞以其石油、天然瓦斯等豐富礦產資源，刺激經濟的發展，曾使其一九七〇年至七七年的經濟常年成長率平均高達百分之八，一九七七年的國民平均所得突破五千三百（法國）法郎，僅次於利比亞、加彭，排名非洲第三，可是七十年代中期的阿爾及利亞仍然面對着糧食短缺、赤字、國外債務、貪污行爲、人口壓力等難題，而且與鄰國摩洛哥、茅利塔尼亞也一度瀕臨交戰境地。

糧食生產尚不能自給自足

阿爾及利亞爲農業國家，務農爲生的人口佔全國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全國有八分之七的土地爲乾燥地帶，只有北部地中海沿岸一帶土地較肥沃，適合農耕，可耕地只有二千萬公頃，已耕地約七百萬公頃，一九七八年每公頃農業人口平均密度低至三點一人^⑤。

註^② John Dickie of Alan Rake, Who's Who in Africa, London, 1973, p. 18-20.

註^③ Jeune Afrique N°912 28 June 1978.

註^④ Le Monde Diplomatique, l'Algérie face à Son développement, Paris, June 1978.

註^⑤ Le Monde Diplomatique, op. cit.

獨立前，阿爾及利亞的農業生產以葡萄、菓類為主，其種植面積廣達七十萬公頃，佔沿海最好土地的四分之一，布米登纂奪政權掌理國務後，在其所推行的第一個（一九六七年至六九年）發展計劃中，投資於農業生產的款項為三十四億里納爾。此項投資在一九七〇年至七三年的發展計劃中，提高至四十一億里納爾，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的發展計劃中，更增至一百二十億里納爾，除農業發展投資額節節上升外，布米登也優先推行土地改革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加速農業革命化。一九六二年，當法國殖民勢力撤離阿爾及利亞時，自管運動已在農村展開；一九六三年十月外國人擁有一百五十萬公頃耕地被收歸國有。布米登把所徵收的土地，重新加以分配，讓人民自行管理、耕種。在自管計劃下分配的土地佔了全國耕種面積的百分之二十八，生產了全國百分之六十的糧食作物，從事生產的農民達十二萬五千名，並定期僱用五萬名臨時勞工。一九七一年，當局分佈了另一條新法令，以撤底推行國有化、集體化耕地政策，並先後建立了一千個社會主義農村^⑥。

可是布米登的這種農業政策並沒有開花結果，糧食尚不能自給自足，布米登政府雖然糾正了殖民時代，偏重於經濟作物的生產，大力鼓勵糧食作物的種植，使一九七六年的小麥產量突破了二百二十萬噸，小麥耕地佔了已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三；葡萄產量則由一九六五年的一百二十六萬噸，減至一九七六年的五十萬噸，每公頃的穀類作物平均收成量則由一九六〇年至六五年間的六百二十公斤，提高至一九七六年的九百一十二公斤，然而還未能達到非洲的九百七十五公斤的產量水準，比起法國的三千四百公斤平均收成量當然更差了一大段距離。

土地雖已重新分配，農產量也有所提高，可是增產的速度，却的趕不上人口膨脹，以一九六〇年至六五年為一〇〇指數，一九七六年的糧食作物與人口的百分比指數下降至八七，比起鄰國摩洛哥的一一八，突尼西亞的一三五不但低了三分之一，也比非洲的九七平均指數為低，糧食生產顯然出現了嚴重的短缺，需要由國外大量供應。一九七四年，阿爾及利亞的農業外貿收支就出現了三十一億法郎的逆差，一九七五年的赤字再提高至三十六億四千萬法郎，一九七六年的赤字仍然保持不變^⑦。布米登高喊農業革命化十多年，仍然為糧食不足所困^⑧，真是莫大的諷刺。

石油外銷不能平衡收支

若純以一個農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阿爾及利亞根本是一個貧困的發展中國家，所幸阿爾及利亞蘊藏富饒的礦產資源，主要的有鐵、銅、鋅、鉛、煤、磷酸鹽、鈾等，而最能為阿爾及利亞賺取可觀外匯的便是石油和天然瓦斯兩種能源資源，據一九七

^{註⑥} Abdelhamid Brahimi, *Dimensions et Perspectives du Monde Arabe*, Paris, 1976, p.47.

^{註⑦} Le Nouvel Observateur, Atlaseco 1978, Paris, Nov. 1978, p.17-19.

^{註⑧} 據估計，每人每天所應吸收的熱能量為一千六百卡路里，阿爾及利亞國民每天所得到的熱能量平均只有二千五百二十三卡路里，所得到的營養在水平線之下。

七年的估計，阿爾及利亞境內的石油蘊藏量約有九億噸，約佔世界總蘊藏量的百分之一。一九七五年，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年產量為四千五百萬噸，一九七六年增產至五千萬噸，一九七七年回降至四千七百三十萬噸，產量約佔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六點四，為世界第十四個大油產國，也為非洲第二大油國。一九七七年，阿爾及利亞的石油產值超過二百三十億法郎，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四^⑨。

一九六五年七月，阿爾及利亞曾與法國簽訂一項為期十五年的協定，以進行開放撒哈拉區域的油田，法國方面保證阿爾及利亞取得一大部份的利益，阿爾及利亞則保證在十五年內，不會把油田收歸國營，一九六八年初，布米登開始推行一項三年的工業發展計劃，以石油利潤作為發展經費來源；一九七一年二月，布米登把美、英外資的石油公司收歸國有，接管法國石油公司的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權，如此一來，阿爾及利亞已控制了國內石油百分之五十五的生產量。

一九七〇年，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年產量已有四千七百萬噸，可是至七十年代中期，石油產量雖沒有多大的提高，然而油價的一漲再漲，却使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出口值扶搖直上。一九七三年，阿爾及利亞的石油出口值只有七十億法郎，一九七四年銳增至二百零一億三千萬法郎，一九七五年下降至一百七十四億四千萬法郎，一九七六年回升至二百二十三億七千萬法郎，一九七七年再增至二百三十五億三千萬法郎。一九七四年的石油出口值佔阿國總出口值的百分之九十，一九七五年佔百分之九十一，一九七六年為百分之八十七點七^⑩。阿爾及利亞依賴石油的外銷賺取外匯的程度，可由此窺見一斑。

據巴黎出版的「經濟月刊」的估計^⑪，一九七〇年至七二年間，阿爾及利亞石油外銷取得十億美元的利潤，一九七四年至七六年的石油利潤驟增至一百二十億美元，可是同一時期的國際收支則出現四十億美元的赤字。這種入不敷出的原因，主要是布米登野心勃勃地推出了一連串好高騖遠的發展計劃，例如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間的發展計劃投資額就高達二百七十億美元，同一時期的軍事開支也提高至十億美元。^⑫

一九七四年，阿爾及利亞的出口總值為二百五十二億八千萬法郎，進口總值為二百四十五億二千萬法郎，國際收支尚有七億六千萬法郎盈餘。一九七五年石油出口值減少了二十五億四千萬法郎，國際收支就出現了七十一億四千萬法郎的逆差。一九七六年逆差仍高達四十億法郎，此一赤字額竟佔當年出口貿易額的百分之十五，而一九七五年的國外債務也累積至二百億里納爾，以石油為支柱的阿爾及利亞經濟顯然已出現了危機，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間的發展計劃也由於資金的短缺，不得不延期一年。

註⑨ Le Nouvel Observateur, Faits et Chiffres, 1978, Paris, Nov. 1978, p. 118.

註⑩ Atlasocco, 1978, op.cit.

註⑪ Economia N°32 Mar. 1977, p. 80-89.

註⑫ 一九七五年的進口貨值就比一九七二年提高了二倍半。

快馬加鞭開發天然瓦斯

阿爾及利亞石油蘊藏量估計雖有九億噸，可是與沙烏地阿拉伯的二百億噸、科威特的九十五億噸蘊藏量相比較，就顯得微乎其微。比目前五千萬噸年產量計算，阿爾及利亞的已知石油蘊藏量將在二十年內開採枯竭，而爲了推動國內各項龐大的發展計劃，布米登政府不得不未雨綢繆，加速發展國內的另一項能源資源——天然瓦斯。

據一九七七年初的估計，阿爾及利亞境內的天然瓦斯蘊藏產量高達三五、六〇〇億立方米，僅位於蘇聯、伊朗、美國之後，名列世界第四位，約佔世界總蘊藏量的百分之五點五左右，阿爾及利亞的最大天然瓦斯礦脈位於哈西（Hassi R'mei），估計蘊藏量達二〇、〇〇〇億立方米，約相等於十五億噸石油。此外，伊爾巴德（El Biad）也蘊藏有三、七五〇億立方米的天然瓦斯，艾歷西（Illizi）和阿尼特（Ahnnet）區域的蘊藏量各爲五〇〇億和三七五〇億立方米^⑯。

近年來，世界各國對天然瓦斯的需求與日俱增；一九七六年消費量約一三、三〇〇億立方米，而一九八〇年的估計需求量將倍增。阿爾及利亞擁有富饒的天然瓦斯資源，無疑是國家發展的另一張王牌，阿爾及利亞位於非洲北部，隔地中海與歐洲大陸相望，在運輸方面已佔了「地利」，且其天然瓦斯品質清純，更爲歐美消費國所歡迎。布米登也會宣佈七十年代爲「阿爾及利亞天然瓦斯的發展年代」，當局在一九七四年至八〇年間，撥出了總額達一百億美元的款項，以全面加速開採天然瓦斯資源。

阿爾及利亞的天然瓦斯遲至一九六一年才開始生產，年產量只有二億三千一百萬立方米。十年後，年產量躍增至三十億立方米，一九七六年再增至七十二億噸，一九七七年的估計產量可突破一百億噸。天然瓦斯爲阿爾及利亞的都市、鄉村、工廠的主要能源，一九七〇年至七三年的發展計劃中，約有六十一個小型城市已有天然瓦斯的供應。一九六一年，阿爾及利亞國內的天然瓦斯消費量只有一億五千六百萬立方米，一九七三年增加到十四億立方米，一九七五年爲十七億立方米；到一九八〇年，國內消費量將突破三十億立方米，但這只佔天然瓦斯產量的一小部份，其餘的絕大部份均供外銷，一九七四年的外銷額達六十億立方米，到了一九八〇年時，外銷量可能增加到七百億立方米。

西班牙、法國、英國和美國也積極參與阿爾及利亞的天然瓦斯發展計劃，其中英國公司已爲阿爾及利亞興建了一座可年產十五億立方米液化瓦斯的工廠，西班牙所興建的工廠可年供三億立方米液化瓦斯，美國所興建的工廠也在一九七八年投入生產，年產量可高達一百億立方米。爲了快速向外運輸瓦斯，阿爾及利亞也向法國訂製了五艘運輸船，並且期望在最近期間，能擁有三十三艘運輸船（每艘運輸船的製造費約需一億五千萬美元）。此外，當局也撥出二億美元修建畢道惹（Bethouja）港口，以應付日益繁忙的港務活動^⑰。

^註⑯ ⑰ Afrique-Moyen Orient 1976/77, Paris, 1977, p. 49-55.

美國已取代法國的貿易地位

儘管阿爾及利亞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儘管布米登政府加速開發天然瓦斯資源，可是所得的收入並不能平衡國家的各項發展開支^⑯，國際收支頻頻出現赤字，迫使布米登不得不向美國靠攏。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中東七日戰爭爆發，布米登馬上發言遣責美國支持以色列，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阿、美的關係一度陷入空前的低潮，一九六九年，阿爾及利亞國營蘇納塔芝(Sonatrach)公司與美國資本的伊巴蘇(El Baso)公司達致協議，由阿爾及利亞年供一百億立方米天然瓦斯予美國，為期二十五年，美國方面則提供十億美元的長期貸款予阿爾及利亞，協助興建天然瓦斯液化工廠和造船廠，此外，每年更供應「無償援助」十萬噸小麥，一九七四年，布米登宣佈在華盛頓恢復設立大使館，雙方的外交關係至此又告正常化。

以貿易額而言，美國現已逐漸取代了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貿易壟斷地位，一九六八年，阿爾及利亞的百分之五十五的外銷產品，輸往法國，並自法國輸入百分之五十七的貿易額，一九七二年，此種百分比下降至百分之三十三和百分之二十三點三，而美國與阿爾及利亞的貿易額却有顯著的提高。一九七三年，美國輸往阿爾及利亞的貿易值佔阿爾及利亞進口貿易額的百分之八點至七（法國為百分之三十二），阿爾及利亞自美國輸入的貿易值百分比也提高至百分之九點三（法國減至百分之十八點七），美國此已一躍成為了阿爾及利亞的第三大貿易肥佬國^⑰。一九七六年，阿爾及利亞與美國的進、出口貿易額百分比提高至百分之二十一點六，法國所佔的百分比則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點四，美國的貿易額已凌駕法國之上。

對美國而言，阿爾及利亞地處要津，布米登也為不結盟國家的領袖之一，在阿拉伯國家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美國尤感興趣的還是阿爾及利亞的石油資源。兩國隨着外交正常化而建立了密切的貿易關係。一九七三年，美國自阿爾及利亞進口的貿易額只有區區的二億一千五百萬美元，一九七四年增至十億九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七五年再提高至十三億五千九百萬美元，一九七六年突破二十一億美元^⑱，佔了阿爾及利亞出口貿易額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五。美國自阿爾及利亞輸入的貨品則以石油為主，一九七三年每天輸入十二萬九千桶，一九七四年入口量提高至二十萬八千桶，一九七五年增至四十四萬一千桶，一九七六年則高達五十四萬桶；如此一來，阿爾及利亞的百分之五十六的油產量輸往美國，美國自阿爾及利亞進口的石油則佔國內消費量的百分之八左右^⑲。

註^⑯ 阿爾及利亞的一九六七年至六九年發展計劃投資額為一百二十億里納爾，一九七〇年至七三年發展計劃投資額增至三百五十億里納爾，一九七四年至七七年發展計劃投資額再提高至一千一百億里納爾，一九七八年的常年財政開支額近三百一十四億六千五百萬里納爾，比一九七六年增加了將近百分之三十。

註^⑰ Africa Year Book and Who's Who 1977, London 1977, p. 225; Afrique-Moyen Orient, op. cit., p. 216.

註^⑱ 一九七四年，一美元約折合四點一八里納爾，一九七五年的匯率為三點九五、一九七六年為四點一六、一九七七年為四點一五。

註^⑲ Jeune Afrique №839, 2 Sept. 1977.

美國與阿爾及利亞的貿易額雖有大幅度提高，可是美國並非阿爾及利亞的最大進口貿易國，法國在這方面仍然遙遙領先，就一九七六年來說，美國輸往阿爾及利亞的貿易額只有五億美元，略佔阿爾及利亞進口貿易額的百分之九，而法國輸往阿爾及利亞的貿易額為十四億美元，佔了阿爾及利亞進口貿易額的百分之二十七。同年間，美國對阿爾及利亞的貿易收支就出現了十七億美元的逆差。阿爾及利亞則為美國的非洲第二主要貿易伙伴國，僅次於奈及利亞。

近年來，美國也參與布米登政府的天然瓦斯發展計劃。一九七五年十月，美國伊巴蘇公司再與阿爾及利亞國營蘇納塔芝公司簽訂另一項新合同，在這項新合同下，阿爾及利亞將在一九八一年後，年供一百億立方米瓦斯予美，為期二十年⁽¹⁹⁾，美國Foster Wheeler公司與阿爾及利亞當局也簽訂有一項十億美元的合同，以興建阿裕的天然瓦斯液化工廠，至一九八二年時，阿爾及利亞輸往美國的天然瓦斯，將佔其天然瓦斯出口量的一半⁽²⁰⁾。

另一方面，在美國境內求學的阿爾及利亞學生也按年增加，一九七二年阿爾及利亞留美的學生人數只有五十名，一九七七年已增至二千名，而這批學生學成之後大部份將在蘇納塔芝國營公司擔任要職。美國也協助布米登政府在 Tlecen 設立國家電子學院，每年為阿爾及利亞訓練二千名技師和一千名工程師，麻省 Newtor 教育發展中心自一九七四年後，也為阿爾及利亞提供教育諮詢和訓練教員；芝加哥天然瓦斯學院則供應奧蘭，Boumerdes 石油學院所需的部份科技人員⁽²¹⁾。顯然地，一度經常是布米登口中「帝國主義」的美國，如今為了配合阿爾及利亞經濟發展的需要，不得不盡力加以爭取，而與其建立極密切的貿易關係。另一方面，阿爾及利亞與蘇聯的貿易額也由一九六五年的二千九百五十萬美元，節節上升至一九七四年的二億三千萬美元，布米登的外交政策顯得面面俱圓⁽²²⁾。

反帝、不結盟的強硬外交路線

自一九六五年以武力推翻民選政府後，布米登標榜奉行不結盟政策，自視為納塞總統之後的阿拉伯國家領袖。在國內，阿爾及利亞在「維護民族獨立、積極發展民族經濟、推動民族文化」的口號下，先後把白人所佔有的數百萬公頃肥沃耕地收歸國有，把美、英、法等外資控制的礦產、金融、交通企業收為國營，並且大力展開「阿拉伯化」運動，發展本身的文化和教育事業，訓練自己的文教和科技人員。

註⁽¹⁹⁾ 一九七七年，阿爾及利亞輸至美國的天然瓦斯，約佔阿爾及利亞天然瓦斯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八。

註⁽²⁰⁾ Jeune Afrique N°904, 3 May 1978.

註⁽²¹⁾ Jeune Afrique N°869, op.cit.

註⁽²²⁾ 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五年再提供八千萬美元軍援予阿爾及利亞，並在阿爾及利亞駐有六百名軍事顧問。

對外方面，布米登高喊反帝反殖，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一九六九年，布米登在公開場合強調「地中海是地中海國家的地中海，不屬於地中海國家的艦隊應該撤走」。一九七一年十月，蘇聯總理柯西金飛抵阿爾及爾訪問時，布米登重申阿爾及利亞反對大國推行強權政治，要求外國軍事基地自地中海各國分別撤退，反對「以政治途徑」解決中東問題，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運動，布米登的支持所有民族解放運動的政策，曾使阿爾及爾一度成爲非洲人國民大會（ANC）、西南非洲民解組織（SWAPO）、阿拉法特（Al Fatah）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莫三鼻給解放陣線（Frelimo）等的活動大本營，美國的黑豹黨領袖 Eldridge Cleavel 也曾以阿爾及利亞爲避難所⁽²²⁾。

一九七三年，布米登力爭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在阿爾及爾召開，出席會議的國家元首計有五十七名，布米登則在會上發言抨擊美蘇的「緩和」政策。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阿拉伯國家高峯會議上，布米登力主以石油制裁與以色列相勾結的西方盟國，此外，布米登更聯合了敘利亞、南葉門、利比亞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組成反對埃及的中東和平運動陣線。一九七八年九月，當大衛營會議結束，沙達特總統與比金總理簽訂中東和平架構協定時，以阿爾及利亞、敘利亞爲首的阿拉伯强硬派國家領袖在大馬士革（Damas）舉行會議，同意率先和埃及斷絕一切外交與經濟關係，並要求阿拉伯同盟總部遷離開羅。

自獨立後，阿爾及利亞與法國的外交關係也是一波三折。一九七五年四月，法國季斯卡總統應邀前往阿爾及利亞訪問，這是法國總統對獨立後的阿爾及利亞之首次訪問，兩國關係看來也大有改善⁽²³⁾；可是隨着阿爾及利亞捲入撒哈拉沙漠主權之爭，以及法國大量軍援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對抗波里沙里奧（Polisario 即紅河與金河解放陣線），阿、法關係又生變化，兩國一度互撤外交人員，而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茅利塔尼亞也瀕臨交戰邊緣。

自六十年代以來，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就爲了邊界劃分問題，先後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和六三年十月發生過流血武裝衝突，在非洲團結機構的奔波調解下，阿、摩兩國才暫時停止武裝攻擊，七十年代後，布米登和哈山二世消除了多年的歧見，重歸和好，並於一九七二年達致和平協定，兩國關係也趨向正常化；可是在西班牙宣佈將西撒哈拉主權移交摩洛哥、茅利塔尼亞後，阿爾及利亞與摩、茅的關係又緊張起來；布米登公開指責，摩、茅兩國進佔西撒哈拉是違背了「尊重西撒哈拉人民自決」的諾言；至一九七五年末，計有二萬六千名摩洛哥人被阿爾及利亞當局驅逐出境，雙方關係頓陷低潮，一九七六年二月中旬，雙方軍隊在安加

註⁽²³⁾ To the Point International, 3 Nov. 1978.

註⁽²⁴⁾ 布米登也以滾滾而至的油錢援助發展中國家，一九七〇年至七四年間阿爾及利亞提供一億九千三百萬美元雙邊、多邊援助額，一九七五年援助額爲四千一百萬美元，一九七六年增加至六千七百萬美元，援助額約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零點四三；但必須指出的是布米登政府所承諾的援助款項往往不能加以兌現，而流於「空頭的諾言」，一九七〇年至七四年間阿爾及利亞所實際移交的款項只有四千二百九十九萬美元，只佔承諾援助額的百分之二十二。

布米登與阿爾及利亞

拉 (Angala) 首次發生嚴重的武裝衝突，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支持下，在西撒哈拉境內活動的波里沙里奧宣佈成立撒哈拉阿拉伯共和國，摩、茅兩國認為阿爾及利亞的是項支持行動無疑是與其公開作對；三月七日，摩、茅兩國同時與阿爾及利亞斷絕邦交，西撒哈拉主權的糾紛也呈現尖銳化。

為了抗拒摩、茅兩國，布米登也大事擴充軍備，國防開支提高至十九億法郎（佔常年財政開支的五分之一左右），軍隊人數增至七萬五千名，並且動員後備軍人。許多本由軍人負責的生產和建設工程都因此而告停頓（例如：橫貫撒哈拉長途公路、社會主義農村建設），國內生產也緩慢下來。

人口膨脹成為國家發展負擔

一九〇〇年，阿爾及利亞的人口只有四百七十萬，一九三九年已增至七百二十萬，一九六二年突破一千萬，一九七八年正月的人口統計更列為一千九百四十萬。在獨立後短短的十五年內，人口增加了九百餘萬，增長率已達到驚人的地步。阿爾及利亞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雖只有七人，可是大部份人口聚集在北部狹長的沿海地帶，其人口密度往往高達二百人，而南部一大片乾燥地帶却是杳無人煙的區域。

一九七〇年至七五年間，阿爾及利亞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達百分之三點二，以目前的人口增長率計算，到二〇〇〇年時，將創下三千五百萬的紀錄。最新的統計數字也顯示，阿爾及利亞低於十八歲的年輕人口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四點二（男性佔百分之二十七點七、女性佔百分之二十六點五）²⁵，這批依賴性的年輕人口不但是阿爾及利亞國家發展的重擔，也成為布米登政府當前的棘手難題。一般而言，年輕人口所佔的比率越大，對國家發展所造成的負擔也越沉重，因為這類沒有生產能力的依賴性人口的各種社會服務（如：教育、醫務、文娛等）開銷款項有增無減，如此一來，就沒有多餘的款項投資於生產部門（如：工、農、商業），而妨礙經濟發展的速度。以教育開支為例，近幾年來阿爾及利亞的教育開支就佔了常年財政開支的百分之三十，可是適齡兒童求學率却未見得有顯著的提高，十五歲以上的國民文盲率超過百分之六十。

此外，人口的膨脹不但使青年失業問題，益形嚴重，也使得都市大有人滿之患，如今首都阿爾及爾的人口超過一百二十萬，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竟達二千五百人，都市周圍的貧民區不斷擴大，一間設備簡陋的房舍往往擠上十餘人。許多工人必須以低於一千里納爾的月薪來養活全家人，而一輛二手貨的朋馳或雷諾舊車的價格，等於普通工人十五個月的月薪，六個月的勞作只可換回一瓶進口的威士忌²⁶，大部份阿爾及利亞人民對目前惡劣的生活條件早已有怨言。一九七七年九月，布米登在經濟尚未全

註²⁵ Le Monde Diplomatique, op. cit.

附表：阿爾及利亞的一些統計數字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1977年
人口：(百萬)				17.3
人口平均密度：(人/平方公里)				7
穀類作物平均收成量：(公斤/公頃)				912
農業外貿差距額：(十億法國法郎)	- 3.19	- 3.64	- 3.64	
產品出口值：(十億法國法郎)	+ 22.08	+ 19.09	+ 25.49	
石油出口值(十億法國法郎)	20.00	17.46	22.37	23.53
產品進口值：(十億法國法郎)	- 17.60	- 23.44	- 23.00	
國際收支差距額(十億法國法郎)	+ 0.76	- 7.14	- 4.34	
國民生產毛額(十億法國法郎)	53	53	76.86 (估計)	
國民平均所得：(法國法郎)				4393/5300(估計)
通貨膨脹率：	4.7%	8.3%	9.4%	

資料來源：Le Nouvel Observateur, Atlaseco, op.cit.p.17-19

面復甦的情況下，宣佈提高工業、農業、勞務、警察、軍隊、醫務等部門人員薪金百分之三十，而月薪在二千里納爾以上的加薪率則介於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二十，大學教授的加薪率最高，達百分之八十六，布米登的是項提高薪金政策顯然是欲平息沸騰的民怨，但對一個國際收支出現赤字、常年財政開支無法平衡的阿爾及利亞來說，大幅度的加薪只有進一步惡化目前的經濟。

註② Afrique N°5 Nov. 1977.

蘇俄近年來對外活動概況

新書出版

本書揭露蘇俄近年在各地區進行赤化陰謀實況內容豐富析論週詳研判正確極具參考價值十六開本二百餘頁實價八十元郵購劃撥專戶一一四五〇七號紀清寅帳戶